

1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UG 30 1929

T ~~Ch L 9299.424~~

~~Ch L 9301.424~~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三卷

○諫議大夫

附諫大夫補闕拾遺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歷代沿革。秦置諫大夫。東漢光武增為諫議大夫。

唐龍朔中。改正諫大夫。開元以來。復諫議大夫。貞

元四年。分為左右諫議大夫。左隸門下。右隸中書。

元和元中。敕左諫議大夫。省去左字。其右諫議四

員。並停。其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則曰武后垂拱中

置也。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宋端拱元年。改左右補

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以有才拜

東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入。

山堂詩考 卷十三 唐集十三卷
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銘。遂拜諫議大夫。

以久次遷

漢楊雄字子雲。以著老久次。轉為諫議大夫。以疾免。復召為諫議大夫。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以從學。

正直無改

東漢李法字伯度。性剛有氣節。應賢良對策。除博士。遷光祿大夫。上疏論椒房寵盛。官官權重。免官八年。徵為諫議大夫。正言直辭。無改於舊。

純白無私

唐博陵崔損。累官諫議大夫。立心純白。一無所私。

高適敢言

唐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

元亮苦諍

唐崔元亮清慎介特。太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構宰相。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閣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下。復言。帝始悟。眾服其不撓。

臥內訪事

魏鄭公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幸。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

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

伏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伏下。與言得失。按唐制。侍御親兵。及殿前兩司。號曰三衛。三衛分為五伏。一曰供奉伏。二曰親伏。三曰勳伏。四曰翊伏。五曰散手伏。皆帶刀捉伏。列坐于東西廊下。又每月以望日。十六日。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必記。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等用事。奏事官多俟伏下。獨于御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得與聞也。

守閣極論

唐陽城字元城。家貧好學。不出戶六年。及舉進士。乃往隱中條山。與弟增城常易衣而出。唐德宗以銀印赤綬。起于隱所。拜為諫議大夫。特裴延齡誣陸贄等於帝。帝怒甚。城守延英閣。上疏極論。累日不止。帝意不已。欲逐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因哭於庭。上卒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附錄大呼

宋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臺諫官詣閣門。閣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宦者闔扉拒之。孔手附門銅鑲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

不與我曹入諫

請賜劄印

唐大曆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輿奏云近日諫官所上封章必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一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賜劄諫院印庶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劄諫院印以諫院之印為文

固拒草牋

後唐盧道為諫議大夫潞王從珂叛以兵犯京師宰相馮道請道草牋勸進道固拒之

獨為箴規

唐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

迴波詞多以諂言媚上至景伯獨為箴規語曰迴波爾持酒危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謹竊恐非宜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常令品藻

唐王珪字叔玠太宗時為諫議大夫忠直敢言嘗令品藻當代人物未云激濁揚清臣於數子亦有微長當時以為確論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謹有諫臣之體上疏論時政四條上嘉納之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清謹高亮

東漢梁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公直蹇正

東漢常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及通才蹇正。有補益于朝者。

諫披香殿

唐蘇世長京兆武功人。高祖拜為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而實多。

詐。豈不知是朕作乎。對曰。瑤臺瓊室。非創業之君所為耳。帝重其言。又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狂態復發耶。對曰。臣私計。則為狂。為國計。則忠矣。

諫望僊臺

唐柳仲郢字諫蒙。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僊臺。仲郢諫之諄切。上遣中使愧謝。

論朝廷得失

唐殷侗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八十四通。以語切直。出為桂管觀察使。

奏經史體要

宋田錫天資骨鯁。詔舉直言。極諫。公對事。且奏經史中治體之要。凡三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嘗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專尚氣節

宋田京。滄洲人。案進士。拜諫議大夫。喜譚論。為人專尚氣節。通兵戰曆筭之術。

不求名譽

言行錄。宋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大夫。八謝。孝宗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不用輔臣所薦

宋慶曆四年。詔諫議大夫不得用見任輔臣所薦。蓋既為諫官。則不敢言輔臣之失故也。

不歷郎中而為

舊例。歷過郎中員外者。方授諫議大夫。近世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待讀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潤等。皆不歷郎中員外之任。便為諫議大夫矣。

帶墜

筆譚。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班中戲語。謂之帶墜。

坡班

譚苑。今呼諫議為坡班。蓋唐朝舊語。自外入為諫議。班在

山堂雜考 卷之三
給舍之上。然諫議必歲滿。方遷給事中。又歲滿。方遷舍人。故語云。君今上坡。後當復下坡矣。又青箱雜記。唐諫議謂之坡班。在給舍上。一遷為給事。又遷為舍人。時有自他官為諫議者。驟立給舍。上班中。戲語曰。饒君料上坡去。亦須料下坡來。蓋言其遷給舍。便序班在下也。

宿德 己下諫大夫

初學記。漢武帝因秦置諫大夫。皆以名儒宿德為之。

軼才

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奏。褒有軼才。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擢諫大夫。

以明經徵

漢鮑宣字子都。好學明經。哀帝初徵為諫大夫。時丁傅等賢用事。宣每上書諫諍。其言少文多質。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以潔行召

漢貢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元帝召為諫大夫。虛心問政事。

龔勝言徵賢

東漢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或曰君實。舍字君倩。少好學明經。何武薦勝。哀帝徵為諫大夫。勝薦舍及宦壽侯。加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尚為駕。徵賢宜駕上。唯音委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有詔為駕。龔舍等至。皆拜諫。

大夫。

王言言任子

漢王吉字子陽。以孝廉為郎。有專對才。宣帝朝。遷諫大夫。上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騫。不通古今。無益于民上。以為迂濶。吉遂謝病免。子駿。元帝朝為諫大夫。駿子崇平。帝朝為司空。

剛直守節

漢王章。遷諫大夫。在朝稱為敢言。為王鳳陷。歿。贊曰。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

質朴守正

漢宣帝本始三年。以夏侯勝為諫大夫。勝為人質朴守正。

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博耳。

豈避雷霆

已下補闕

唐韋溫。字弘育。為補闕。時宰相宋申錫被誣。溫倡言曰。丞相操履。本不容斥。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因率同列伏閣切諍之。

恐壞綱紀

唐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近來除拜不由宰司。進擬恐壞天朝綱紀。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

進止雍如

唐崔沔為左補闕性舒遲進退雍如也至于當官則正言直論不可得而誑

譽望蔚然

唐崔植與鄭章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也每朝廷有闕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同輩注目

唐常渠年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年于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僚友寄名

唐裴延齡得幸於德宗欲以為相補闕熊執易欲上疏論

之疏成示僚友薛歸登歸登懼然動容曰願寄吾名雷震之下安忍以君獨當自是同列切諫歸登每聯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登字冲之

數移大事

唐常顓字周仁歷補闕與李丁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恐傷大體

姑音戶

唐劉寬夫為右補闕陳姑注汪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

因論之敬宗怒曰陳姑非田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

排首末來寬夫曰昨論陳姑之時不記發言首末唯握筆

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此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

釋之。

遷職酬勞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垪廷語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或異以公斯。休復悚恚而退。

上疏忤旨

唐李渤。字濬之。遷右補闕。以上疏忤旨。下遷諮議參軍。

懷餒上表

唐嗣聖中。禁天下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餒。上表告之。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

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宴。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知匭進書

唐武后垂拱二年。命銅匭為匭。四區列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東方青匭。名曰延恩。南方丹匭。名曰招諫。西方素匭。名曰申冤。北方玄匭。名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進。

索價已下合道

唐李勣。刻意於學。如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中李異。常況以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辭疾不至。韓退之詩寄盧仝。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

匭音軌

餒音談

恚音位

垪音忌

把麻

讀音豆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讀。故用拾遺團句。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

掉舌下強藩

唐憲宗時。節度使王承宗。以常山叛。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人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掉舌下承宗。愈白度。度為上言。俾以左拾遺往。承宗懼。請以二子知感知信為質。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詔復承宗官爵。遂以栢耆為左拾遺。聲振一時。

碎首謝曠職

路音白

唐穆宗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左拾

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王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皆聞閣外。

立陛大言

唐宋璟劾張昌宗等。以狀武后不應。李邕為左拾遺。立陛下大言曰。璟所諫。乃社稷大計。望陛下可其奏。武后色始解。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乃造次如是。邕曰。不顧不狂。其名不章。

守閣極論

唐王仲舒為拾遺。當宗欲相裴延齡。遂陸贄。仲舒與陽城

山堂集卷十三 等守延英閣極論延齡奸邪不可為相

方回忠賢

瘖音啓 唐右拾遺張方 精神不爽時人呼瘖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曰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鎬音浩

張鎬志略

唐張鎬有大志好王霸大畧楊國忠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玄宗西狩徒步扈從遣詣肅宗所數論事

詞旨典美

唐陳子昂字伯玉射洪人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才望清高

見評事

長揖親王

梁主填聞李惠學行召為左拾遺時衡王友諒嘗重惠見之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宗人視見衡王拜之宜也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

諫召宗女

唐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數月以來始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

慕為補闕。謂曰：憐老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慕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詞，以賞之。慕徵之五世孫也。

疏論諫職

唐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持，事無不言。上疏論諫職云：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乞免署狀

宋田錫為左拾遺，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

使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南北路轉運使。

救房瑄

唐肅宗即位，拜杜甫為左拾遺，坐救房瑄，出為華州叅軍。論令攷。

唐孟昭圖為拾遺，時僖宗在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昭圖上疏論之，令孜遣人沉于墓，願津。

論正殿施綵

已下司諫

宋太宗淳化中，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時謝泌為右正言，因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

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劾親王造錦

顏音鈞通鑑長編。豐稷為左司諫。楊王顥。荆王頊。令成都承受官。若造錦衣。稷即奏論。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也。

法筵龍象

宋崇政殿說書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時禮部尚書蘇軾在。適與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當以楊畏為法。時楊畏在。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哲及之。

座右龜鑑

宋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為司諫。數論斥大臣權幸。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嘉其切直

唐辛替否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推其請密

唐韋處厚遷司諫。宰相請間于帝曰。帝王以納諫為聖。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言甚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推其請密。

不負所職

宋韓琦為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

比年臺諫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

稱為得人

宋江公望遷左司諫。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

詆排奸幸

唐權德輿字載之。貞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詆排奸幸。與陽城為助。

載新名目

宋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沿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不用廣員

唐牛叢字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賢。奚用多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不敢受旨

宋傅堯愈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上旨言事。臣不敢也。

司諫除員外

宋元祐六年。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為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鈔

遷美職或謬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以司諫除員外
即謂以職稱而遷則員外郎在司諫之下若以妄言而黜
則未見降黜之因上可其奏詔改郎中

司諫除殿中

興繁年錄宋趙鼎自司諫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
事與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
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蓋祖宗舊制初除
言官即置簿載其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銷其
下外廷不知也

作賦知名

已下正言

宋夏侯嘉正嘗使巴陵作洞庭賦太宗知其名召為左正

言

獻詩稱旨

家音蒙 宋至道元年和蒙遷右正言獻詩歌稱旨上謂近臣曰
相子多有文采能負荷堂構如蒙者不可得也

祖禹引嫌

宋范祖禹字淳甫成都人鎮從孫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
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哲宗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讀公著薨始除右
諫議大夫

宗道自訟

宋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奏真宗稍厭之一

日自訟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請竄童貫

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與黃經臣。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即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諫立劉妃

宋鄒浩字志完。哲宗以浩數論事。親擢為右正言。元祐二年。帝立劉賢妃為皇后。浩止書言。劉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是累聖德也。乞追停冊禮。明日章惇以其狂妄。除名竄新州。

商集十三卷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四卷

○御史大夫

歷代沿革。御史大夫。秦官也。為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漢因之。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成帝改曰大司空。哀帝復為御史大夫。尋復改為大司空。魏置御史大夫。北齊後周。並不置。而以中丞為臺主。隋復置大夫。唐武德中。改為御史臺大夫。龍朔中。改為大司憲。咸亨中。復為大夫。光宅中。分為左右臺大夫。五代會昌六年。升御史大夫為正三品。宋以御史大夫為兼官。正二品。

署用梓板

衛宏舊漢儀御史臺在司馬門內署用梓板題曰御史大夫寺

府列栢樹

漢書朱博為御史大夫其府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因名鳥臺又名鳥府又名栢臺

無以易堯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徙為趙王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之

莫敢難錯

漢晁錯為御史大夫言於景帝曰吳王不朝於法當誅文

帝不忍德至厚也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恣誘天下七人謀作亂請削其地上令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錯獨嘗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奏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副封有不吾屏去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削去草藁

漢孔光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所問以心所安而對如或不從不敢彊爭時有所言輒削去草藁不敢彰主之過以干忠直有所薦舉唯恐人知休日歸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光不應史答以

他語成帝永始二年代翟方進為御史大夫。

廉潔節儉

漢元帝詔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馮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經術文雅

漢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上言。少府薛宣達於從政。舉指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命。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拜宣為御史大夫。

卜式邀名

漢武帝元鼎六年。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

國多不便。縣官作挾鐵。上不悅。胡氏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又白帖式為大夫。以無文。貶為庶子。

孫弘飾詐

漢武帝拜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三公。俸祿甚多。為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如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臣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

請立明堂

漢武帝雅嚮儒術。實嬰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

諫御樓船

見橋梁

次卿

漢官儀御史大夫位次上卿銀印青綬佩水蒼玉成帝綬和元年更為大司空金印紫綬

亞相

白居易行李元昌制亞相之秩威重寵崇

刀筆吏

漢武帝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耳目官

唐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謬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鶚鷹鸇眾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不以言案人

漢張歐字叔明安丘侯說之子也武帝元朔四年拜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以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太欺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流涕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卻之謂平反也面對不忍見也

弗以私害公

枯音括唐敬括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

山陰長夫

南集一四卷

三百三

宰相避路

唐制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午後三刻出回避宰相如午
前出宰相回避大夫中丞。

賢戚泥樓

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內臣賢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
其彈劾也。又玄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景讓上書言不
可使外戚強盛止罷朝兩日。

名望召拜

唐李元素元和初拜御史大夫貞元中位闕久難其人
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

兄弟茲拜

唐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既收京師
峴拜戶部尚書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峴為武部侍

郎成都尹兼御史大夫至德中玄宗還京峴自蜀至又兼
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長安士庶皆笑之

明法律

漢杜延年字幼公周少子也寬厚明法律拜御史大夫居
父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理冤滯

唐陸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慧範恃太平公主權勢奪民
田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
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舊齒宏材

唐中宗授楊再思左臺大夫制。避車要秩。非德靡升。專席
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廊廟宏材。寒暑不
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立。居暗室以無欺。投
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磨砂相作。掩虞日之五臣。

榮級通任

中宗授蘇珣右臺大夫制。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佩崇班。
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蘇珣詞吞楚澤。
量湛黃陂。既光大廈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驥。道掩
題輿。右輔憑熊。風起雲霓。朱帷靈徹。初停州縣之勞。白簡
霜疑。宜并權豪之氣。

珣音烟

劾奏易之

唐魏元忠為御史大夫。嘗奏張易之等罪。易之訴于太后。
反誣元忠。

劾降崔漪

唐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而真卿執法如平日。
侍郎崔漪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
往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馬。趨出控核。乃乘王府都虞候
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
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驍。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控核音
注網

音壁

宋璟監杖

唐玄宗開元三年。貶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坐監朝

堂杖人杖輕故也。綱目發明御史大夫風憲之長。在漢為三公之官。而使之監杖。則非其職矣。

景讓辱臺

唐大中間李景讓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即劾免侍御史孫王汝等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會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之名置器中。默禱憲宗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與。世謂除大夫百日。不得為相。而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不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丐致仕。

南臺

揮塵錄。唐高宗改三省為南臺。故呼御史臺為南臺。趙璘之因話錄。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左臺

右臺。宋朝李建中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

北門

北齊鄴都故事。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今東都門不向北開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或曰。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

經術可尚

初唐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讀。文宗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唯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制出。除覃御史大夫。

敷奏不阿

唐元載當國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漸收
載權拜李西筠為御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
附帝心善之故今制麻自中以授朝臣莫知也

盛門

唐李叔明初與弟仲通俱尹京兆及兼御史中丞並節制
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盛門

高位

唐肅挺拜御史大夫太宗謂曰卿此拜獨朕意耳左右大
臣無為卿地者挺謝曰臣駑劣不足以辱高位且臣非勳
舊而超處藩邸故僚之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上不許

隱甫稱職

唐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中自監察御史以下舊時得
專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
正多貶黜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

杜淹侵官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
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對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
法而索案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不急細事

唐崔縱為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訟付成僚屬而
已

不引大體

唐季朝隱。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御史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

○御史中丞

歷代沿革。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即御史中丞之任也。秦時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漢因之。謂中丞為中執法。晉宋以下。不置大夫。以中丞為臺正。自齊梁皆謂之南司。後魏為御史中尉。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以國諱省中丞。唐制大夫以中丞為之。貳宋沿唐制。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

員外。或帶他官

專席而坐

見尚書令

分路而行

魏氏春秋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主逐捕。不欲稽留也。

執法殿中

漢元帝擢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御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畏憚之。

執憲轂下

漢谷永上疏曰。薛宣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

茹柔舉錯時當

青綬

東漢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宋中丞銅印黑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

烏衣

南史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分紀。江左中丞雖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

申明舊典

東漢馬威字威卿。援兄子也。拜御史中丞。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唐開元初。姜晦為中丞。先是中

丞不拜宰相。命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晦獨遵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者。且奏。由是臺儀復振。

指切時政

宋張昇為中丞。仁宗以其指切時政。無所避畏。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託睿聖。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為之感動。

道穆破車

見公主。

琅琊碎鞍

北齊宗室琅琊王儼。領御史中丞。舊制王公皆遙駐車馬。

以待中丞過其或少遲則赤棒擊之武成欲寵儼使依舊制儼出北宮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在華林園東門張幕隔青絲步障觀之遣中賢驟馬止不得入自言奉敕以赤棒碎其鞍帝大笑。

四世此職

南史梁王淮之字元魯拜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淮之四世皆此職焉。

三世此官

唐盧奕拜中丞自懷謹與煥及奕三世居此官清節似之侍傳其美。

劉瑀使氣

南史宋劉瑀為御史中丞恃性使氣在朝之士莫不畏其筆端。

張緬圖形

梁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近世獨步

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明帝曰今君為南司是以震肅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內外肅然帝曰自宋以來無嚴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先朝直聲

宋唐介召為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

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臺主

謝靈運晉書。漢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詢者為外臺。是為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即中丞是也。

憲長

通典。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時。崔沔鄭居中。不由憲長除授。朗拒不納。又唐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云。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當為臺憲之長。

惠開不阿

晉蕭惠開為御史中丞。奉法不阿。權戚百僚憚之。

王恬可畏

晉中興書。王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劾奏。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温見奏事。嘆曰。此兒乃敢憚我。真可畏也。

權豪震肅

形音重。晉周處為中丞。奏石崇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朝野喧騰

劉宋江文蔚為中丞。自王羲之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騰寫彈文。為之紙費。

山堂集卷之四
鞭儲傳

晉梅陶自叙。余居中丞。嘗以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曰。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也。

彈帝第

南史。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歡假王威風。抑塞詞訟。陵乃引南臺官屬奏彈之。自是朝廷肅然。

督察萬里

北齊司馬子瑞為中丞。選御史表云。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遠。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

糾劾百僚

呵止半坊

唐舒元褒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街。謂之籠街。喝道其崇高自大。亦甚矣。

熊遠忠公

晉熊遠字孝文。遷中丞。中宗每嘆其忠公。又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不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陸杲鯁直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眉在任。贓污杲。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杲不答。武帝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答曰。不識。時睦

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果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千步清道

後魏御史中丞出入。千步清道與皇王太子分道。王公避

百官避路

職官分紀中丞鹵簿至百官避路

簪裾預讌

昉音紡南史梁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讌者殷芸到漑劉孺顯劉孝綽陸陸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賢公子孫不得與也又昉為中丞後進皆宗之到漑劉孝綽等車執日至號

蘭臺聚

兄弟竝驕

唐三朝典略梁張綰字孝卿為中丞。兄績為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竝道驕。兩塗時人榮之。

駕北省

還音織元魏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與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游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籠駕北省。今居禮閣控制南司遂不與

望南宮

唐尚書省東西隅有小橋相承曰栒項橋言侍御中丞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栒項望南宮也。

乞弛鹽禁

甄琛音堅柳

魏宣武朝御史中尉甄琛言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口腹而不及四體也乞弛鹽禁與共之魏主從其言罷鹽池之禁

當嗣家聲

唐狄兼謨遷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紀綱紀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正畏忌顧望則職事廢矣惟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

宣慰淮西

唐憲宗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御史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其兵形勝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

宣慰河北

唐武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風望整嚴

唐高元裕開成中遷御史中丞風望整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才者臣請出之

氣貌孤峻

山... 卷...

山... 卷...

山... 卷...

唐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薦從
自代

未嘗搏擊

彈音譚唐文宗曰牛僧孺可為大夫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嘗搏擊
集音第恐無風望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多所駁異

唐竇參為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與語天下大
事或決大議帝深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

孔緯嫉惡

唐孔緯為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權綱中外不繩
而肅

餘慶下人

唐鄭餘慶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常引御史坐與論議

屈附林甫

初唐玄宗以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
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
甫以慎矜屈附于已復以為中丞

急彈安石

宋熙寧中王安石初拜叅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
而翰林學士司馬溫公侍講適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
召相遇於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
曰袖中彈文乃所叅也溫公愕然曰奈何論之獻可曰王

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置之政府。天下必受其弊。此乃腹心之疾。顧可緩耶。未幾安石變法。百姓騷然。溫公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獻可諱字端之孫也。

兼判戶部

暮暮唐大中三年中丞魏暮兼判戶部。暮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綜戶部事。從之。

不就翰林

宋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驪。不就。遷吏部尚書。復辭。章十數。上願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

延英目送

唐武元衡為中丞。延英殿對罷。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也。持平無私。綱條悉舉。

延和面論

宋蘇轍為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讒邪。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輒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子進入。宣仁皇后命宰執子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哀矣。

崔暹墜刺

綱目。魏自正光以後。在位多貪污。高歡啓以宋遊道為御

史中尉。北齊王高澄請以崔暹為之。以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之。貪黷暹。彈之。削其官爵。及高澄納琅琊公主。意暹必諫。暹入諮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於前。澄問何為。暹竦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崔季舒聞之。語人曰。崔暹常念吾佞。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拱辰引裾

宋仁宗召夏竦為樞密副使。諫官歐陽脩等交章論其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奸邪傾險。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勵世。因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帝裾。畢其說。前後十八疏。帝乃悟。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

詆訶紛然

唐李紳為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乃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後果不相下。詆訶紛然。遂兩罷之。

封識宛然

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以錢五百千賜之。溫叟受之。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驅迫墜溝

梁王僧孺幼貧。母鬻紗布。携僧孺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僧孺拜中丞。悲感不自勝。

傳呼過關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關前。宋太祖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失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王善之。

不辱五筆

宋仁宗天聖五年。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五筆。琳謚文簡。知白謚文節。

止乎其官

宋辛簡肅公次膺除御史中丞。糾彈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章疏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勵精政事。眷遇隆厚。呼其官而不名。

半歲始授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有請除中丞者。宋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如此。

三月即真

唐舒元興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興奏辯剖斷詳悉。明審。不三月即真。然專附鄭注。注所惡者。舉繩逐之。而憲

長之職。遂隳矣。

法自費始

貫音世
宋韓康肅公絳。權御史中丞。孫沔呂溱等守藩犯法。從官
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費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
遂并劾之。

言必先白

歸田錄。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
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亡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遂
以為例。

乞立根本

宋仁宗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

以為憂。失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
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立誰。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
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立誰。是疑臣也。
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不求福報

宋孝宗淳熙中。以黃洽為御史中丞。洽為人質直端重。有
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
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執囊

梁官制。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囊。在
前。

鞬音勾

橫挺

東軒筆錄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年。聲喏之時。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賢不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問曰。爾挺勿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當授人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繁若此。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覺其杖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豈求相識

宋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與二人識。面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

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

須選老成

宋仁宗嘗言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為之。朕弄印文矣。無如吾同姓。命趙槩為之。

豐稷讀傳

宋豐稷為中丞。宦官寢盛。稷懷唐書上殿。為讀仇士良傳數行。上曰。已諭之矣。稷偽不聞。讀畢。

張詠獻文

言行錄。張詠為御史中丞。真宗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命賜坐。且曰。今日暑甚。令黃門於御几取常執紅綃金龍扇。賜公曰。美。今日

獻文事。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五卷

○侍御史

歷代沿革。周制御史在殿柱之間。故謂之柱下史。秦改為侍御史。漢因秦制。置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唐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宋以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之。

掌令

周禮天官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治書。

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始此。又唐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其家。無喜色。頃之。輿吏至門。子策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稱雅量。

鐵冠

漢官儀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常清峻也。又御史冠獬豸冠。獬豸神羊。此獸主觸不直。楚王獲之。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執法近臣服之。

繡衣

漢武帝所制。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

劾奏霍光

漢嚴延年遷侍御史。時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年劾奏霍光專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然敬彈之。

請收梁冀

東漢陳翔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理其罪。時人奇之。

橫劍當車

種音克。東漢種暉。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梵音萬。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齋詔書。太子太傅杜喬疑而不決。暉乃橫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常侍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耶。梵不敢爭。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嘆。

息嘉高臨事不惑。

持戟勅門

陳壽著舊傳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仁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盛各爭入宮仁披甲持戟遮勅宮門不令得入。

乘驄

東漢桓典字公雅榮之曾孫靈帝拜為侍御史是時宦官亂政典執法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懸豹

見輿衛。

鞞輪

見總諫官。

執囊

南史何思澄為治書侍御史晉宋以來此職甚輕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

寫幽州圖

恂信東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肅宗嘉之。

陳遼東狀

唐賈言忠為侍御史奉使遼東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具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

訟言楚獄之寃

東漢明帝永平中。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相連繫者尚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上言訟之。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自奉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雨。按朗字伯奇。嘗舉孝廉為濟陰令。

奏正唐室之號

張柬之既遷則天於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其徽號。自當稱唐。以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哉。宜毀此廟。復唐鴻業。中宗深納之。

名望素高

三國吳志。楊廷式。強正忠直。名望素高。及為憲臺。人皆屬望。

風力愈勁

宋王素。字仲儀。謚敏懿。既升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眾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必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鷄。

皂鷄

借音唐王志。借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皂鷄。御史言其顧瞻人吏如鷄。鷄之視燕雀也。

白亮

唐王弘義衡水人素無行嗣聖中遷侍御史弘義初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為御史乃騰文言園有白兔令縣集眾哇音携捕逐哇瓜蹂踐之盡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風霜任

通典御史為風霜之任糾彈不法百僚震恐。

耳目官

唐王申伯御史制御史吾耳目官非清明勁正不偏不撓者安可使辦淑慝振紀綱廣吾聰明哉。

貞栢

續通典御史臺御史廳前有两株栢唐總章中李元同張

仁禘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曰爰有貞栢徙植清臺麝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鵲喜終見烏來。

脆梨

唐賈言忠撰御史本草以裏行及試員外為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為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又候味虛者百官本草題御史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奸回振冤滯攻貪濁服之長精神。

設榻

通典侍御史號臺端他人稱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座之南橫設一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

脆梨

遷登南省。故號為南牀。百日。或以南牀曰癡牀。言其倨傲如癡也。殿中監察皆不得坐。

哄堂

侍御史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忍者。雜端大笑。則闔座皆笑。謂之哄堂。哄堂不罰。

陪直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直。取不出之義。御史立處為斑心。故東坡次御史張舜民詩。斑心突兀見長身。

辱臺

御史初入臺。吏人參拜。默默而退。謂之鬼參。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驚落膽

唐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史溫造彈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汗流。驚謂人曰。吾半夜入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耻呈自

唐常澳。字子美。為侍御史。十年不調。中丞高元裕與澳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

對仗斥義府

事見大理寺丞。枉法黜淳于氏。高宗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上疏奏之。對仗斥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

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畧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挑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駕。祇奉聖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淳。干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此如可恕。孰不可容。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為萊州司戶。

舉觴罰裴度

唐崔咸字重易。為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穆宗寶曆二年。復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崔咸舉觴罰度曰。丞

昭顯音
結業

相不應許所由官。咕咿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左右莫不壯之。

劾左司郎

狄仁傑為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武后有詔原之。仁傑曰。陛下惜有罪。虧成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由是本立抵罪。朝廷肅然。

劾京兆尹

唐開元初。楊瑒為侍御史。與御史大夫李傑將劾京兆尹崔日知。反為所搆。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奸臣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

正色責楊素

澤
楊
澄
上

隋柳調為侍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責之曰：「調信無可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抗疏劾守忠

言行錄：彭思永字季長為侍御史。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唯幄寵參知政事。關堯佐朝暮待命，而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獨抗疏極言。仁宗震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不宜加罪。上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罷臺職。

不樂搏擊

武則天朝，桓彥範等共薦陽嶠為侍御史。楊再思曰：「嶠不

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乃引為左臺侍御史。

不尚沾激

鄭音談：宋何郊字聖從為御史，言事不尚沾激。

令授清要

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

須用忠淳

宋仁宗皇祐三年，宣諭宰臣曰：「諫官御史，必須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弊。自是詔舉御史必

山堂身集
載帝語降敕

習知舊事

唐盧簡辭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

請復舊制

唐德宗即位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於內
廊遇有犯者御史得以彈舉上許之建中元年監察御史
張著冠豸冠劾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微殿詔削
郢御史中丞特賜著緋魚袋自是日懸衣冠於宣政之左
廊

隨仗分居

唐職林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而

入分居兩行

舉鞭聳揖

唐舊制御史遺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或轡辭而止
馬乾封中王本立為侍御史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
整音登已自是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轡輕重無常開
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又唐故事京兆尹遇侍御史當
避路崔隱甫奏侍御史已下皆與御史大夫抗禮。

實羣節槩

唐實羣隱居毗陵以節槩聞召為左拾遺遷侍御史入蕃
為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即擢
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

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為侍御史。

柳或正直

隋柳或為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僚敬憚。上嘉之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寶。

希意鞫獄

唐肅宗時。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殺之。其妻
鞫音容。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御史孫瑩鞫之。無冤。又使中
丞崔伯陽鞫之。亦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
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言若虛附會中人。鞫
獄不真。欲劾奏之。上怒。貶伯陽嶺南尉。

揚言壞麻

唐文宗太和中。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比
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廷。

茂才召為

吳虞翻字仲翔。會稽人。舉茂才。召為侍御史。作周易老子
論語國語訓詁。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

重任可屬

言行錄。劉忠肅公摯。擢侍御史。公自熙寧以言去位。踰十
六年。乃復任言責。一時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公皆正
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
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大用。

効味道賊汚

唐蕭至忠為侍御史劾宰相蘇味道賊污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嘆其剛直

彈賈黯過失

通畧賈黯為中丞新除侍御史呂誨嘗彈黯過失遷延引避不肯就職黯言嘗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亦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願得終與共事誨乃就職

入苑奏事

宋張靄為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靄亟請入奏事及

帝見所奏乃常事遂大怒靄曰臣以為尚急于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墮靄二齒靄徐拾之帝曰欲訟朕耶靄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至臺講兵

宋張浚為侍御史好謀略有大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

誦留相賢

樓玫瑰集宋林正惠公大中除侍御史鄧司諫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許復舊職丞相留公去公率同僚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職而伸諫省之氣誦丞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

山堂
卷九
爭濮王禮

言行錄范純仁為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公引證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

法官

嗽音嗽晉劉暉字長升遷侍御史時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嗽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嗽勃然曰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乎君何敢恃寵作威福耶索紙奏之彰伏罪不敢言

朝長

續通典注唐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以一人為朝長故大中中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

收不為之却緘為朝長拉收僕于臺中答之

五曹

唐職林漢侍御史所掌五曹曰令曹印曹供曹馬曹乘曹

六職

唐六典侍御之職有六一曰奏彈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賊贖六曰理廩

乞伸枉濫

武后朝侍御史魏靖上言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奸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命監察御史蘇邇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

請攬威權

宋趙瞻字大觀為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權。明功罪。廣聰明。更積弊。英宗嘉納之。

論宰相專政

宋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侍御史。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進燈籠錦媚張賢妃致位宰相。且論其專政。仁宗怒甚。介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貶英州別駕。帝慮介或道必有殺。遣臣各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中朝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眾。獨李師中一篇為人傳誦。曰。孤忠自許眾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竝遊英俊顏何厚。未以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又言行錄。晁以道曰。仁宗

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金。又畫其像。置之便殿。按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

論省臣害仁

元世祖時。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論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今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議。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

殿中侍御史

歷代沿革。魏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奸非。故曰殿中侍御史。晉與北齊皆有此職。隋改為殿內侍御史。煬帝省之。唐武德中置殿中侍御史四

員。貞觀中增一員。掌殿廷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彈舉遺失。號為副端。正班列于閣門之外。有離位失列。言置而不肅者。則糾罰之。其元日冬至大會。則乘馬。具皂服。戴黑豸升殿。文明元年。又置殿中侍御史。裏行。唐制。御史不專言職。宋天禧中。始置殿中侍御史二員。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

簪白筆

魏志。大朝會。殿中御中。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時值備位。既

筆耳

五花磚

唐國史補。御史故事。每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監去矣。殿中得立五花磚。衣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曰七賢。

見惡能討

魏宋遊道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

治獄無枉

唐崔仁師。定州人。貞觀中為殿中侍御史。青州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獄。詔仁師按覆。止坐其魁惡十餘人。他悉反音翻。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

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歿。亦所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皆叩首曰。崔公仁恕無枉。請速就歿。無一人異辭者。

以才補

初學記。山公啓事。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久習內事。才宜殿中侍御史。亟補之。不審可否。制曰可。

以能擢

初學記。唐氏傳。左雍起于吏。武帝以為能。擢殿中侍御史。蹈道依仁。

武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權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

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必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于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衆。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可証。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

嫉邪忿佞

唐崔沔除殿中侍御史。以嫉邪忿佞為己任。

出入柱外

唐侍御史每出入行步。在柱裏。殿中監察兩院在柱外。

供奉墀下

細音植。唐高宗以雍州司士參軍常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西臺侍郎上官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

造音繫。夔龍。造羽。鷓鷯。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

不避威權

唐張行成字德立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威權太宗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不畏彊禦

宋紹興中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又趙清獻公為殿中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

掌供奉職

唐百官志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職正班列于閣門

之外糾離班及語不肅者

押鐘鼓樓

五代會要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云每遇入閣者欲依常朝列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各綴供奉官班出入所冀共為糾察上從之

申理元忠

暖音晉

武后朝諸張譖宰相魏元忠太后怒下元忠獄蘇安恒等上疏極言竟貶元忠高要尉殿中侍御史王暖復奏申理元忠宋璟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暖曰魏公以忠獲罪暖為義所激顛沛無恨

請斬去為

紹興末。金虜謀入寇。宦官張去為陰沮戰議。且請避狄。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也。

清廟器

見禮部員外。

大福人

郇音幸

言行錄。河東闕漕使章郇公言。文彥博有名稱。公曰。可召來面詢之。召至堂上。許公不交一言。但睥睨不已。及退。許公嘆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不十年。出將入相。

出從天降

唐會要。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

至殿庭。在棲鳳闕南。望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

名自內命

宋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又龐莊敏公籍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為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

乞用舊臣

宋陳正獻公俊卿任殿中侍御史。時金虜謀入寇。舊臣惟

張忠獻公在時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心上益疑之正獻公上疏乞除一近郡以繫人心上大悟明日即除正獻公為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

請留正人

宋趙清獻公抃字閱道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溱出守徐州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陳夏竦奸狀

宋何郊為殿中侍御史嘗極陳夏竦奸狀仁宗諭曰古有

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若不從諫則臣碎首今陛下此諫如流臣何敢掠美

疏守忠甚語

言行錄英宗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上疾平傅獻簡公堯俞為殿中侍御史上疏請還政未聽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語公又上疏極言之太后遂還政而遂守忠等

兼諫諍職

宋天禧中置言事御史即殿中侍御史也今御史臺中丞廳之南有諫官御史廳蓋御史得兼諫諍職也

稱骨鯁臣

繫年錄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極言無隱取衆所指如玉

卷首

繼先張去為等悉擊去之。及公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
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
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院云。

○監察御史

歷代沿革。東晉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宋齊梁
陳及後魏北齊並置。隋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
唐武德初。置監察御史八人。貞觀中加二人。後又
置監察御史裏行。武后時。又置殿中裏行。宋初御
史多出外任。其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嘉祐四年
從韓絳請。置裏行。熙寧七年。以六察官為監察御
史。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乾道二年。詔自今非

曾經兩任縣令者。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為條令。八
年。宰執進呈。以御史臺事分隸六察。虞允文奏言。
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上曰。今既分隸六察。
可許隨事彈奏。自是臺綱肅清。

蘭臺

通典。晉孝武帝太元中。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亦蘭臺
之職也。

松廳

因話錄。唐會昌中。監察御史鄭路。所置禮察聽。謂之松廳。
蓋廳前有古松也。

三院

唐志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八印

御史故事有八印。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

號六察

唐置監察御史十五人。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其三察農桑不勤。其四察妖猾盜賊。其五察德行孝弟。其六察點吏豪宗。大曆中。以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亦號六察。又宋朝在禁中。惟三官得告。謂之

三告官。宰相告于中書省。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

加二階

唐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黎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

明目張膽

唐常思謙字仁約。鄂州人。初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搖動山岳。震懼州縣。為不稱職。褚遂良嘗抑買人地。思謙劾之。左遷同州刺史。及遂良再相。人或弔之。思謙曰。吾性狷直。觸機輒發。何暇恤身。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

食肉引血

武后召見郭弘霸。弘霸自陳。忠鯁云。往年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心。願。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整肅朝儀

唐六典。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郡縣。糾視刑獄。整肅朝儀。

疏論宮市

唐韓愈。操履堅正。鯁言無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

先風教

唐姚崇用齊澣為監察御史。澣劾違犯。常先風教。當時以為稱職。

判滯獄

唐李程為藍田尉。有滯獄十年不決。程單言。輒判京兆。以狀聞。拜監察御史。

詠竹

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秉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濯濯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真徒見賞。釋音托。種小未成竿。

裂麻

宋鞠詠為監察御史。言錢惟演交結。丁謂不赴亳州。意圖

八相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壞之。

涉海息風

唐陸元方字希仲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海風濤甚狂舟人不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齊而風息

歷園按火

唐趙演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與東宮稍近代也德宗時在東宮常心感演及演刺衢州年考既深與韓滉不相得奏免演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永泰初御史趙演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

詠棲鳥詩

唐太宗召見李義府試令詠棲鳥立成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上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

掌行馬事

沈約宋書古司隸校尉知行馬外事晉江左罷司隸校尉置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故宋周益公必大辭免察官奏分道樓鳳閣之南察事在行馬之外

素立守法

分紀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陛下三尺法與天下共之法一

動搖則無所措手足時方大業經始奈何螻蟻之下先棄刑書多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帝益加納之

商隱雪冤

唐李商隱擢監察御史睦州刺史馬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常誣繫相盧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商隱曰善良乃蒙枉不為申理可乎因請行采雪其冤

舉弟自代

唐常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侍御史

與兄並居

唐楊收與兄假竝遺道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當世榮之

可使推捕

唐李義琛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于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自義琛曰此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盜帝喜為加七階

不樂檢局

唐柳渾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補外宰相惜其才

常何薦馬周

唐馬周客郎將常何家為何條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太

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遣使四輩趣之。及見與語。帝大悅。拜監察御史。上言。比來樂工圍人。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耻之。

李勉尊朝廷

唐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軍管崇嗣。于行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劾之。肅宗嘆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爭論新法

淵源錄張戢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論新法章數十上。最後言太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

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為叅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叅政者亦不少矣。

極陳時弊

東都事略王巖叟召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事之弊。以為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

平仲氣節

唐段平仲擢監察御史。為洛有氣節。遇事敢言。

桑慥志行

宋天聖中。以太常丞桑慥為監察御史。慥有志行。朝廷聞其名。而命之。

不沽道名

宋程明道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御史體

乞治內降

言行錄傅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子穎士以內降監派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公言密院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用而舉之上下相結迭為阿徇其盜名器將不但一派口而已乃罷穎士權倖憚焉

疏忤安石

劉顛無錫人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上疏忤王安石貶衢州監稅顛將出臺於坐上大罵同時御史孫昌齡謂其

奴事安石求為美官遂拂衣上馬赴貶所蘇軾送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風霜捲地不知寒之句世因號鐵肝御史

奏劾李珣

宋劉庠字希道除監察御史裏行時禁銷金李珣先犯之庠言法行自費近始遂劾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耶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何復為京兆尹唐武德元

珣音辛

年雍州置尹一人以親王為之京兆尹右扶風左馬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六卷

○京兆尹

歷代沿革。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京師為內史。漢景帝分左右內史。武帝置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為三輔。京兆尹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東漢都洛陽。為河南尹。魏晉歷代所都皆曰尹。江左為丹陽尹。北齊為清都尹。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唐武德元年。雍州置尹一人。以親王為之。永徽中。改尹為長史。開元元年。改京兆府長史。後復為尹。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宋朝牧尹不常置。後置權知府一人。崇寧中。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中興駐蹕

杭州建炎三年改為臨安府。其守臣多以卿監從臣兼之。

搏擊豪強

漢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最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

愛恤民庶

東漢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政用寬仁。愛恤民庶。正身率下。人不忍欺。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尹。亦有能名。郡人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趙張謂趙廣漢張敞也。三王。王尊。王章。王駿也。

引經斷獄

漢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為京兆尹。昭帝元始中。有男子乘黃犢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等謀識視。至者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

順氣行誅

見秋

發奸摘伏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喜為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奸皆知之吏民稱之不容口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誣未訖廣漢遣吏捕治具服其發奸摘伏如神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疾惡撫窮

唐嚴郢大曆末為京兆尹嚴明待法疾惡撫窮敢於誅殺盜賊遂衰號稱職尹。

接士

趙廣漢遷京尹和顏接士推功於吏曰此某掾所為非三千石所及吏皆自寫心腹無所隱匿。

任人

唐代宗實錄魏少游四為京尹雖無赫赫之名然善於任人緣飾規矩有足稱者

以治行入

東漢黃霸字次公淮陽人為潁川太守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視事數月不稱職罷歸潁川故晉袁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

以德化遷

唐崔縱為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遷京兆尹

三老上書

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坐免官胡三老公乘輿等上書頌云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

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代所稀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
印定素行。審如御史章。尊當伏觀。嗣之誅。不得苟免。即不
如章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按湖三老。湖縣之三老。姓公乘。名興也。

六軍畏法

唐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
骨。何可犯也。

守法盡公

郡音皮
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為京兆尹。守法盡公。進善退
惡。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

表賢顯善

漢張敞治京兆。一依廣漢之迹。其方略耳目。發伏禁奸。不
如廣漢。然能以經術自輔。其政頗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
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

出試政事

漢王駿為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出為京尹。試以政事。

入侍宴樂

唐張晔進京兆尹。以才幹稱。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
為寵。

王章敢言

漢王章字仲卿。成帝時為京兆尹。剛直敢言。雖為王鳳所
舉。不親附鳳。會日食。奏鳳蔽主之過。

漢書卷之六十五
王鳳傳
王鳳字鳳

孟容守正

唐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遷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持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付本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彊。錢未盡輸。昱不可宥。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秉執忠良

西魏李燮為京尹。履節素白。秉執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器量方峻

唐楊於陵字達夫。器量方峻。為京兆尹。豪右大震。

政號嚴明

唐柳仲郢字諭蒙。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愛為本。

彈音壇

治尚寬簡

唐源乾曜玄宗時為京兆尹。治尚寬簡。居三年。一如始至。顏斐清白。

三國魏顏斐為京兆尹。持身清白。時稱為良二千石。

仲方脂韋

唐張仲方為京兆尹。時軍人橫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

為華州刺史。

治採雛人

唐溫彰遷京兆尹。設鈴以通冤訴者。一日聞挽鈴聲視之。乃鷓也。彰曰。是必訴人採其雛。命吏視之。果得採雛者。因治之。

鷓音亞

杖躍馬將

唐柳公綽字子寬。憲宗時為京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上怒詰之。對曰。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他。上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教化大行

王猛字景略。仕符秦為京兆尹。教化大行。路不拾遺。

盜賊悉避

唐王播字明敷。為京兆尹。為政嚴肅。盜賊不能隱。悉出境避之。

散音陽

收吏慢事

張敞為京兆尹。時楊惲之誅。公卿奏敞為惲黨友。不宜處位。上惜其才。特寢其奏。敞使吏絮舜有所案問。舜以敞被劾。當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耳。何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

尸吏違約

柳仲郢為京兆尹。北司吏入粟違約。即殺而尸之。自是人

無敢犯。

均租賦

唐顧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改京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厚薄不一。少連以法均之。

表貞烈

唐京兆尹第五琦。表竇氏二女貞烈。詔旌異之。復其家。二女陝西奉元人。永泰中為賊剽掠。將逼以私。行臨大谷。相繼投下而死。

權豪斂迹

唐劉栖楚。改京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宿奸老蠹斂迹。一日軍士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太后輸租

唐韋澳。字子斐。為京兆尹。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宣宗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且曰。必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柰何。對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人不可犯。太后為輸租數百斛足。乃釋。

不獻供億

唐李峴為京兆尹。玄宗幸溫湯。甸內皆巧獻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出為零陵太守。時京師米踊貴。百姓謠曰。欲穀錢。追李峴。

專務徵求

峴音衍

野音乳

澳音郁

山堂書

卷之六

七

山堂書

卷之六

七

三百十二

唐明宗時李實為京尹。專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及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

彊直無私

唐李鄴為京兆尹。彊直無私。畿輔安靜。

寬猛相濟

唐劉晏字士安。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揖見尚書

典職曰。京兆尹。秩二千石。見尚書。令僕躬執版揖之。

趨責宰相

唐薛元賞為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辯甚諠。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訢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何以制服四夷。命左右趨神策軍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神策軍。而囚服見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飲而罷。

不餉宦官

唐李勉字玄卿。為京兆尹。時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勅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

容幸過府。即不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往諭劇賊

唐劉潼為京兆尹。山南有劇賊潼挺身往諭之。賊盡降。

未嘗擾民

唐德宗時。吳湊為京尹。為人彊力勤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湊上言。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選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令。平價和售。以息眾譴。

不能捕盜

唐崔洪為京兆尹。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洪坐不能捕。譽望少衰。

滙潭通材

唐韓朝宗為京尹。分渭水入金光門。滙為潭。以通西市材木。

開渠便運

唐黎幹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乏樵薪。幹度開漕渠。自南山谷尾入於苑。以便運載。

脩舉有名

唐王璠為京尹。自李諒之後。政條墮斃。奸豪浸不戢。璠脩舉之。甚有名。合壁事類作王播。誤矣。

移居有法

二國魏鄭渾。字文明。為京尹。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

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厲威嚴

漢陳龜為京尹。三輔豪強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厲威嚴悉平之。郡內抱怨屈者咸大悅。

有風力

唐鮮于仲通。天寶末為京尹。有風力。弟叔明繼之。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抑強扶弱

已下河南尹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謁不行。

優賢養人

北堂書抄。漢華崧為河南尹。能剪治強宗。優賢養人。

招懷流散

唐僖宗時。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薦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歸者如市。

蠲略細苛

唐崔縱為河南尹。治尚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河南。其諸餼皆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五家相保。以絕胥吏之私。

收葬骸骨

見雨

表按贓私

東漢延熹初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贓私狼籍膺表按之

諫止發錢

東漢桓帝時李燮為河南尹時皆以貨賂為官朝廷有詔復橫發錢三億萬以實西園燮上書諫止之按此李燮固之子

不聽納贄

唐鄭珣瑜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白珣瑜視事且納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獻禮耶不聽珣瑜性嚴重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至河南清

珣音辛

淨惠下賤歛責發以便民

榜殺文壽部曲

唐馮宿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於軍吏不敢捕宿大會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因掩取榜殺之捕治實景家人

東漢張酺永元中為河南尹時執金吾實景怙勢家人擊傷市卒及市丞酺悉捕之以治其罪

不酬別檄

鄭珣瑜尹河南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饋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免餽運之勞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求取輒掛壁不酬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何以不

報答曰。武士統我。多持以索取。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疹也。

務絕囑書

東漢羊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絕豪右囑託書。使所在肅然。

刻石著功

唐李適之。徙河南尹。政不苛細。玄宗患穀洛二水歲暴耗。後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曰積翠。曰日陂。自是水不能為患。刻石著功。

掘墻絕怪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怪。前尹莫敢居。廣居之不疑。嘗

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若有所見。使人掘墻得狸。殺之。其怪遂絕。

精粹中正

晉主詔曰。河南京畿大都。四方表則。庾純精粹中正。才能撥亂。以純為河南尹。按純字謀父。

忠亮篤誠

晉武帝咸寧中詔曰。河南北都之首。其風教宜為遐方所模。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以恂為河南尹。

權貴不附

唐裴寬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

都鄙獲安

唐房式改河南尹。會計王承宗。鎮州索餉軍具四十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御史元稹亦言。賊未擒。而河南先困。詔可之。都鄙獲安。

捕擊任方

東漢楊秉為河南尹。常侍單超弟匡賂客任方。刺殺兗州從事衛羽。秉捕方繫洛陽獄。正其罪。

榜辱常奴

唐李朝隱為河南尹。天子勇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以為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

袁安留愛

漢袁安字邵公。建初中為河南尹。為政公平。未嘗以臧罪鞠人。在職十年。京師肅清。晉元帝丹陽傳序曰。尹者正也。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秋霜之誅。袁安留冬口之愛。

李勝取聲

傅子曰。河南帝都。統領京畿。天下四會。奸豪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取一時之聲也。

疏內侍怙奸

已下開封尹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有內侍怙奸作威。偃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且性明敏通達。決事如神。都民謠曰。朝廷無憂有

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發大豪宿罪

宋吳文肅公奎。知開封有富人孫氏。京師大豪。負其慙者。至強取物產。及其婦女。公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而豪猾斂手。聲聞赫然。

不詣韓琦

宋馮京。字當世。知開封。時韓琦為丞相。京蒞事數月。不詣丞相府。京富弼壻也。琦語弼以京為傲。京聞之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重公。非傲也。

不附安石

宋劉庠。知開封。奏論新法不便。神宗諭之曰。卿柰何不與

大臣協心濟治。對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關節不到

宋包拯。字希仁。合肥人。仁宗時知開封。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闔羅包老。至於閭里大小男女。皆知公名。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史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拯即大開牙門。人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權要不干

宋杜衍。字世昌。英宗時知開封。權要聞其名。莫敢干以私。不事風采。

歐文忠公脩。嘉祐中。知開封。承包拯威嚴之後。治尚循良。

不事風采。或以為言。公曰。人性各有長短。予誠不能捨所長。強所短也。至於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

不用精神

宋王恭簡公巖叟。知開封。賈人曹讀。以物產貿易萬緡。市僧稽遲逾年。止輸其半。一日讀聞戶外有錢聲。償錢俱足。甚怪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事矣。公治開封。不用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而老奸自然畏慄。

破奸發隱

宋蔡襄字君謨。知開封府。公精於吏事。談笑剖決。破奸發隱。吏不能欺。

捕盜撫民

宋宗澤。靖康初。知開封。時敵騎留屯河上。盜賊縱橫。樓櫓器械。無一存者。澤乃捕盜賊。撫軍民。脩武備。累挫敵兵。民賴以安。

頗嚴鞭朴

宋蘇頌字子容。尹開封。頗嚴鞭朴。以為京師浩穰。須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也。

能守繩墨

宋錢明逸。知開封。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

賓僚時見

山堂集卷之六 三十一

宋呂公著知開封。率五鼓視事。賓僚至者。不拘時見。故府無廢事。下情易達。

士夫交稱

宋沈遵知開封。蚤起視事。逮午而畢。從容談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

獄無繫囚

宋范百祿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

府無留事

宋周起知開封。聽斷明審。府無留事。真宗以為才。常幸其第。問勞賦詩宴樂。

○留守

自漢高祖與諸侯擊楚。命蕭何守關中。雖未以留守各官。而後世留守之設。實本於此。故凡巡幸。或親征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總裁其事。又置一人為之輔。謂之副留守。

命守西京

隋煬帝大業八年。擊遼東不克。還東京。命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命守東都

大業八年三月。煬帝自將擊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以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之。相表奇異。

隋煬帝遣衛尉少卿李淵代元弘嗣為弘化留守。淵御眾寬簡，人多附之，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淵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號令精明

唐王翊字宏肱，為東都留守，開田二千餘屯，脩器械，練士卒，號令精明。吳少誠叛，獨東都為有備。

有備禦功

隋煬帝征遼，命樊子蓋守東都。會楊玄感亂，子蓋備禦有功，駕至高陽，追謁行在，帝勞之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虎。」唐車服志：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北方諸州玄

武符

無經濟意

見中書令

賜旗

唐元和九年，以尚書左丞呂元膺充東都留守。舊制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略同。及元膺受任，終無所賜。

掌鑰

四朝志：留守司掌宮鑰，及京城守衛脩葺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

降麻

五代晉天福中，勅曰：「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

將相。今後除畱守。宜降麻制。畱守降麻。自安彥威始。

持節

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畱守京師。並加持節。

大官進食

東漢和帝南巡。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畱守。又東觀記。禹畱守北宮。大官朝夕進食。

天子勸酒

宋范成大淳熙中帥江東。兼行宮畱守。陛辭。詔選德殿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近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為侑。公飲訖。二內侍捧縑素。

來。上有石湖二大字。公拜賜進謝。上為滿引。復袖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

稱為股肱

唐玄宗東巡。以宋璟為畱守。臨發。上謂璟曰。卿為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嘉謀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彩絹等物。仍手制璟所進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處以心腹

五代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心腹處之。乃以王殷為畱守。領軍如故。

付六府事

山堂詩考 八商集十一卷 十八 三百六
隋楊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有事東方。無西顧之憂。

繕三宮城

唐高宗幸東都。以杜暹為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之。數賜書褒勞。

擒斬亂將

唐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郭。子儀擒斬以徇。帝因以子儀為京城留守。勞之曰。子儀固社稷臣。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掩獲反僧

唐荀植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植掩獲之。太后曰。宗社

獲安。實卿之功。

中使賜詔

唐會要。開成中。東都留守牛僧孺。徵拜左僕射。上令左軍副使賈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今上特寵異之。

聘使書名

舊例外國聘使與京尹書。皆押字。不書名。至韓魏公留守北門。則書名。蓋重其人也。及公去後。留守引前例欲得書名。強之不可。

裁總軍伍

唐太宗貞觀中征遼。以宰相房玄齡留守京師。以蕭瑀為

射青夜

副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九糧械飛輪軍伍。行畱悉裁總之。

調輯戎政

唐劉政武德初畱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

隨事即行

唐高宗將幸洛陽。令河間王孝恭次子晦居守。顧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毋須奏聞。

有節可倚

唐太宗幸洛陽。以李大亮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可倚大事。

表定科令

吳孫權遷都建業。使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畱守武昌。時有盜賊。遜乃表定科令。為防禦之計。

諫收苑利

武后垂拱中。以蘇良嗣為西京畱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諫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園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或用故相

續通典。唐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也。長慶二年。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畱守。有違舊制。尋亦改焉。

或命親王

宋朝天子巡狩征討。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事。建隆元年。親征澤路。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其西京南京北京各一人。以知府事者兼之。按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

盧鈞遨遊

唐宣宗時。鈞為東都留守。遨遊林野。真心榮進。卧護留鑰。到庭肅然。

彥威賑撫

五代安彥威。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者。皆寬貸之。民愛之。不忍流去。又彥威與安太妃同。

宗太妃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之。當時益稱其謹重。

列衛

唐崔縱。寶曆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留守司官。入行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後吏誕謾久廢。至是復行。

張蓋

宋紹興六年。中書門下省。上言秦檜孟庾。並繫行宮留守。詔特許張蓋。

團結民兵

宋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留守建康。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屯江津。至是乃遣內機宜官領數千守馬家渡。虜果遣。

柳音歷 吾叛將鄒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而去。

位置營壘

宋洪文安公遵。留守建康。徧走郊野。位置營壘。迄未嘗損壞民居。及塚墓。上賜手札曰。寨地異同。卿挺身任責。非乃心王室。曷克爾。

諫帝避敵

宋欽宗靖康中。金幹离不濟河。太上皇出奔。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乃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力陳不可去之意。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綱治戰守器具。不數月而畢。又遣使督諸道兵入援。後金幹离不圍京師。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帝竟從李

邦彥計。詔括借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張邦昌。往為質。去幾更。以肅王樞為質於金。康王構還。

請帝還京

靖康二年。康王即位於南京。李綱薦宗澤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澤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表請帝還京。而帝竟用汪潛善等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甚奇岳飛

宗澤為留守。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入寇。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

願宣寇准

宋真宗親征契丹。以王旦為東京留守。旦曰：願宣施。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將如之何？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又無知者。不戮一人。

宋李沆字太初，真宗朝。戎狄寇邊，帝幸鄴。沆以宰臣為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止用三節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守，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其惟求人不識耳。

全活民命

宋王文正曾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饑民聚，盜取鄰郡以強盜論。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民命數千計。

大挫敵鋒

宋劉錡領兵赴東京留守任，抵順昌府，報虜已入東京。公曰：東京既陷，幸全軍在此，有城可守，當同心力，以死報國。親督衆設戰具，凡六日而賊至。公遣擊之，虜衆頗傷。已而兀術擁兵至，諸將咸謂宜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士，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豈可輕退？公乃遣數百人出西門，俄以數千人出南門，士殊死戰，虜大敗，橫屍盈野，遂拔寨遁去。

先定規模

宋呂尚書社知建康府。兼掌留鑰。召對內殿。敷陳時務。要當先定規模。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條具十事以獻。上嘉納之。

奏蠲租稅

宋劉珙為建康留守。值歲大旱。奏蠲租稅。借發常平倉米。闔境賴以全活者甚衆。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六卷

